

景定建康志卷之五十

承直郎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拾遺

戰國策范環對楚懷王曰且王嘗用召滑於越昧之  
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鮑氏註云察猶  
治也楚有而治之以江之東爲野此言楚亂有唐  
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然鮑註瀨湖  
乃以爲南陽之屬殆非也南陽未嘗屬越又與江  
東全不相近正謂溧陽之瀨水明矣

建康志卷五十

一

史記伍子胥去楚入宋奔鄭適晉還鄭奔吳橐載而  
出昭關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  
食處在丹陽溧陽縣案昭關在今和州含山縣北  
十八里正當孔道自昭關趨溧陽甚近也

漢溧陽長潘乾元貞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所立時  
歲在辛酉杜少陵所謂骨立通神者蓋此類也石  
淪於固城湖中紹興十三年癸酉溧水尉喻仲遠  
得之輦置聽事之側蓋相距九百六十二年矣時  
時見光采弓兵宿直或以褻衣頓於踏上必夢大

龜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爲尉顧  
碑字多關蝕以爲無用且厭人之來呼隸史曹彥  
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好古爲尉所  
敬聞其說往詰之尉慙謝而止邑宰陳容之爲徒  
諸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作文一篇欲  
識石陰遣匠來甫鐫兩字遭碎屑激入目旋易它  
匠皆然竟不能施工

夷堅  
志

校官碑長樂陳長方記曰兩漢石刻多在關中東南  
所存無幾吾友喻居中尉溧水得後漢光和中溧

建康志卷五十

二

陽長潘君碑於固城湖之傍溧水故溧陽也風雨  
摧剝幾不可讀居中譯以今字四百餘其不可讀  
者尙數十因舉而置之官舍庶幾傳遠老杜八分  
歌稱苦縣光和尙骨立蓋苦老子廟碑是光和中  
八分書老杜稱以爲最古以是校之未知先後

舊  
志

晉簡文帝命曲安遠爲句容令吏部尙書王彪之執  
不從曰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任卜術之人無  
才用者耶

王彪  
之傳

賀循爲太子舍人時廷尉張闓住小市將奪左右近

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聞聞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欽服如此

晉本傳

陸龜蒙云子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

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

句

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有故平陵

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

盛率多大櫟合數人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

建康志卷五十

三

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岑寂氣

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人者東野得之忘

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小吏驀投金瀨一往至

則蔭木櫟隱叢篠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

還爾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

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

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

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

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

笠澤叢書

洪內翰邁嘗言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于史冊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時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陳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爲一書它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斯人於泉下

容齊  
續筆

南唐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

建康志卷五十

四

其辭曰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趁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鄰嬌小女騎虎踏河水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實以丁酉年生曹彬爲大將列柵城南爲子建也潘美爲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卽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

皇朝  
類苑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

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  
南唐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授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  
收爲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  
露之號爲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爲天水趙  
之望也開寶中新修營得一石記凡數百字隸書  
從頭云從他痛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爲石  
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從他痛不知其讖也未  
幾王師渡江云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

家亡時樊若冰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宴爾應詔  
洛中果中甲科由是狂放携一女僕青箱過華州  
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追涼縣樓  
痛飲而寢是夕夢樊氏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  
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  
言歸生夢中愧謝戲荅一篇曰還吳東下過蒲城  
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必  
凋零旣寤因趣裝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數刻暴  
卒生恩恩藁葬於一新墳之傍泊至家門巷空間

妻妾亡數月詢之親鄰樊亡之日乃夢於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塋地也不植它樹惟海棠數株葉萼凋謝正符詩意鍾歎曰浮屠老僧之說信哉竟不仕隱于鍾山著書養氣年八十餘

陳喬仕江南爲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爲喬之副嘗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卽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爲陛下建不朝之謀斯

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廳內語二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旣死從吏撤扉而座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髭髮鬱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

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關山千里遠長  
安風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  
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幙被入直至飛  
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筆之流血掣韉却立鉉  
貽書於餘杭沙門贊寧荅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  
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斷之二丈  
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  
骨若段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漚之遂爛焉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  
石硯三物爲天下之冠自李氏亡龍尾石不復出  
景祐中校理錢僊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  
李氏嘗患溪深不可入斷其流使由它道李氏亡  
居民苦溪之回遠導之如初而石乃絕僊芝移溪  
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元豐中王荆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游盡  
論古昔文字公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  
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和游蔣山詩寄金陵

守王勝之

勝益

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

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在蔣山  
時以近製示東坡坡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  
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  
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爲俗子  
道也

余爲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曰  
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女將出  
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

熟視地之窳處側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恠問之婢  
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  
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  
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  
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  
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  
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奩篚先求婚以嫁  
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



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尙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矣

興化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尋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常坐於船一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

建康志卷五十

九

胡尉船乎旣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勾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涑水紀聞

金陵道士章齊一善爲詩好嘲詠一被題目卽日傳誦人皆畏之凡四百餘篇曲盡其妙後得疾嚼舌而死

建炎 車駕南渡百僚倉皇渡江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

宗諤爲將作監逃難至江滸而實不携一錢彷徨  
無措忽覩婦人于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  
者妾亦欲渡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  
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  
二釵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  
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  
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  
設位云楊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

其命乎

許彥周云  
揮塵錄

建康志卷五十

十

陳侍郎巖肖云紹興初予之官建康艤舟溧陽郵亭  
見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  
期要覓如瓜棗不知膏梁珍惡食詩自好田園苦  
無多生理何草草濁酒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  
著名氏不知何時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汨  
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庚溪  
詩話

溧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非特外人畏之其家子  
弟亦甚嚴憚每坐堂上則無敢過其前必先穴壁  
覘窺伺璋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者因窺隙見金

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列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竊自喜以爲家慶殊未艾既而璋以不法爲邑丞龔鋈所治至於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黥徙袁州家貲皆估籍劉侍郎岑買其居緣居室之故爲請袁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綠袍恍然曩日所見者始以語人

夷堅志

碧眼周先生者常州人以善相游公卿間劉侍郎致仕寓居溧陽周往從之嘗從容薄暮起曰侍郎明

建康志卷五十

十一

日有隕墜敗面之厄劉曰當來共食以驗不然當罰爾曰定矣旦未及食鄰家失火劉倉卒奔避礙於戶限仆地面傷焉其它大率類此

夷堅志

劉侍郎以先世葬烏程之杼山故自號杼山居士杼山曾祖述字孝叔熙寧中爲御史知雜以忤荆公出知江州溫公折簡與孝叔有道勝名立之語杼山旣居溧陽乃以道勝名其堂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

劍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閑  
拖象屐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  
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  
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  
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畦逕非得於心而  
應於手者不能爾飄然神僊風度固有所本云眞  
本藏於建康府治軍資庫絹素襍飾處皆斷裂獨  
字畫不動庚申歲者豈非 藝祖創業建隆元年

乎

夷堅  
志

洪輯居溧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幼子佛護病痰喘  
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證危甚呼醫杜生診  
視之杜曰三歲兒抱病如此雖盧扁復生無如之  
何矣輯但憂泣辦凶具而其母以嘗失孫愁悴尤  
切輯益窘懼投哀請禱于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  
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令服人參胡桃湯覺以語  
輯洒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教耳急取新  
羅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治煎湯灌兒一蜺  
殼許喘卽定再進遂得睡明日以湯浸去胡桃皮

取淨肉入藥與服喘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  
宿有瘳此藥不載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

桃則斂肺也

夷堅  
志

溧陽甍橋巫能以異法治骨鯁雖與被鯁者相去遠  
或不見其人亦可療淳熙九年長巷村人王四因  
食鰻遭鯁三日不能下飲食盡隔勢且死遣子持  
錢詣巫巫卽於竈內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蠟誦  
咒召神結印次以葦筒作小犁狀耕灰中云此骨  
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亟傾注水盃間

建康志卷五十

十三

乃鵝翅骨也甍橋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還家父  
平復已半日矣其病之淺者一犁卽愈云

夷堅  
志

建炎初有婦人題黃連步接官亭之壁云妾鄱陽人  
也女工之外從事詩禮不幸嚴霜下墜泰山其頽  
飄泊一身所適非偶薰蕕同器情何以堪昨浮家  
洞庭怒帆一張良人倏爲鬼錄吁臣不事二主女  
不事二夫其柰何哉偶携稚子來登客亭感時傷  
心遂成小絕知我者其天平乎詩云故里蕭條一望  
間此身飄泊歎空還感時有恨無人說愁斂雙蛾

對暮山

聖湯延祥溫湯元序金陵屬邑溧水溧陽舊多蠱毒  
丞相韓滉之爲浙西觀察也欲更其俗絕其源終  
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圓遠  
近中蠱者多獲全濟值滉小女有惡疾浴於鎮之  
溫湯卽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右  
謀名僧以葺寺事有以竹林市藥僧應之滉欣然  
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於是其法流布仍  
刊石于二縣之市唐末喪亂石不復存而溫湯之

建康志卷五十

十四

寺至今在焉鎮之大族夏氏世傳其法藥以溫湯  
爲名誌其所自也**溫湯元方**五月初桃皮末二錢  
生用

蟹螯末一錢  
先以麥  
麩炒去翅足大戟末一錢  
生用右三味以米泔

定爲圓如棗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泔下  
一圓修合時於淨室中切忌婦人孝子猫犬見崇  
寧間住持僧智淳得其方於府帥曾氏家

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稽顙  
屢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  
理寺親錄囚繫一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產二子

煜感牝狙之事罪止於流其山去城東二十五里  
溧水縣東南二十五里有烏鯉廟昔民有女感黑龍  
於田野歸而有娠後產鯉魚投於水中復能變化  
隨母所後乘雲而去母亡每春時必來墳所鄉人  
因立廟祠焉

開寶七年南唐後主金陵苑囿中鹿忽一旦人語牧  
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爲鬼物  
苑囿荒涼焉能拘我明年王師渡江牧者俱死鬪  
敵苑囿亦廢矣

裴長史新羅國人忘其名後主朝行建州長史開寶  
八年王師攻金陵未下建州守查元方知長史善  
伎術進赴金陵五月路由歙州長史託疾不行密  
告刺史龔慎儀監軍軫鎬曰有狀託以附奏言金  
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節後出災謐寧無事二潤  
州不過九月當陷三朱令贇舟師氣候不過池州  
四江州血氣覆城明年春末夏初血塗原野五大  
朝明年十月有大喪後皆如其言

杜秋娘李錡妾也錡滅籍入宮有寵於景陵後賜歸

故鄉杜牧過金陵爲之賦詩牧謂秋爲金陵女國

史補本事詩云李錡之擒婢配掖庭者曰鄭曰杜

杜名秋娘建康人也有寵於穆宗穆宗即位以爲

漳王傳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國除詔賜秋歸老故

鄉中書舍人杜牧爲詩以嗟之

詩云京江水清滑  
生女白如脂其間

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漚即山鑄後庭干蛾眉秋

持玉斝飲與唱金縷衣漚既白首叛秋亦紅粉滋

吳江落日渡灞岸垂楊垂聯低鬢認新寵窈窕復

依椒壁垂錦幕鏡奩蟠蛟低鬢認新寵窈窕復

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

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

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麝飲不能飴咸池昇日慶

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謀侍皇

建康志卷五十

十六

子壯髮綠透透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

絡祿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館武帳弄啞吟漸拋

竹馬戲稍出舞雞奇斬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

宇儼圖畫神秀射朝暉歸舩拂斗極回首尚遲

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疑非潼關識舊吏束髮已

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束髮已

如絲却喚吳船渡舟人爭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

草菲菲青血洒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匹素夜

借鄰人能推我昨金滅兩國逃之爲歛自古皆一貫

變化安能推我昨金滅兩國逃之爲歛自古皆一貫

蘇一舸逐鳴夷織室魏豹俘作巫臣妻西子下姑

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

破高齊作婢春黃麋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闕氏女

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

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

斯安知魏齊首見斷廁中屍給喪張輩廊廟冠

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却生還鄧通

終死飢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通天



高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  
目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尊  
酒題作杜牧詩愁來  
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李珣字溫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歲能作詩後適

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江湖間婁徹爲江州清

風亭記常方歎美珣曰未之盡也何不云好山綠

水萬里有盡處清風明月千古無老時一日舉其

文於徹徹卒用其言爲破題不久常死珣溺舟於

三山磯下後三日尸忽出於水中土人異之爲立

廟熙寧中都山張芝過廟作三絕焚於廟中

一云風軟

建康志卷五十

十七

潮生江水平遙峯隱隱浸寒青自從香骨沉波底  
獨我爲詩吊爾靈二云軋軋櫓聲離遠浦瀟瀟帆  
影落寒濤慙瀝酒陳佳果將此深心慰寂寥三  
云江雨初晴遠岸低心因啼鳥陡思歸爾如會我  
題詩意魂夢  
相求一處飛

既夜一青衣召云娘子奉俟久矣芝

曰娘子爲誰青衣曰早來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

一婦人謂芝曰早來佳章欲託以夢寐是或不真

不能盡所懷故求面見妾溺此時水官令賦詩及

校九江會源錄一夕而畢水官大悅令江神出其

尸顯其靈今有祠在此血食於人謝子之詩意所

不敢當荅以詩

梅天半靈江水漲水搖花影紅蕩  
漾東風拋雨過江西截江一瞬生

銀浪聞然不見鷗鷺飛漁唱四沉煙曠忽然晴  
霽碧雲闊水色天光月下柳風和軟浪無聲客  
櫓嘔軋中流鳴兩岸沙頭拾翠女嬉笑携手將  
行秋入空江潦水靜澄流一碧如寒鏡遠帆滅沒  
入雲中菱唱微茫晚風暝西風脫木露三山隱  
樵居亂石間霜猿哀落巖前月杜宇枝間更啼血  
蓬窻風緊客衣單中夜危腸幾欲絕我本名家閨  
中女聘得良人共途路相將雲水二十年所得歡  
心亦無數豈期天禍及一身夫死身沉大江去猛  
風吹雲無定蹤盡日陰愁難得雨秋高水冷白骨  
寒孤兒稚女歸何處因公遣我白玉篇慰此窮  
泉生和氣明朝僊舸宿何州回首寒江煙雨暮 芝

見詩歎賞久之俄出白金二百星贈芝曰煩確一  
石載妾前事亦有奉報芝受其金送芝出幄則已  
五鼓矣芝後因循不爲立石舟再過三山磯下幾

至傾覆是夕又夢其女深詬責之事見翰林名談  
晉譙閔王承遭王敦之難其子無忌以年小獲免咸  
和中無忌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  
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栢景  
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楊丞耆之在坐無忌志  
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  
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  
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  
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

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晉元帝渡江隨帝有王離妻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死而火亦經時人號其所居爲聖火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眾寺直南出御街又齊武帝末年先是匈奴中謠言

云赤火南流喪南國於是匈奴始規爲寇帝方患而憂之是歲果有沙門從北來齎此火而至火色赤於常火云可治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京師咸云聖火詔使吏澆滅之而民亦有竊蓄者治病先齋戒以火灸桃板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寶竊還鄉邑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形容骨立依法炎板一炷卽痊是月武帝崩

建康實錄注

愍帝建興五年春正月琅邪王出師路北躬擐甲胄移檄天下徵兵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

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

國史纂異云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日其真木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以獻便留內不出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張舜民芸叟曰李後主雜記數千言德慶堂題榜大

建康志卷五十

二十

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鍼丁似非筆迹所爲者歐陽永叔謂顏魯公書正直方重如其爲人若以書觀李主可不謂之倔强丈夫哉然亦何柔弱髡髻之甚也孔子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聖人親見其面猶不能知其心況以字畫揆人者哉

德慶堂  
字刻在

清涼寺  
今存

西清詩話曰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不忘於述作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況下於此者乎後主在圍城中猶書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所

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  
樓西曲欄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  
殘煙柳低迷嘗見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  
在書耳

昔黃太史有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又云熙寧中  
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墓得隱起塼於塚中識者  
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  
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天慶觀齋堂壁間黃  
冠遂以入石子常欲摹刻於焚道有李祥者欣然

建康志卷五十

二十一

礮石來請斯文既高而王荆公書法似晉宋間草

書此固多聞廣見之所欲得也

今刻石江東漕廩

晉戴安道年十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吾老不見其盛耳

見世

說新書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官寺初  
置僧眾設會請朝賢鳴剎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  
過十萬者顧愷之字長康直打剎注一百萬長康  
素貧時以爲大言後寺成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

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  
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  
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何責施及開戶光明

照寺施者填塞俄而果百萬錢也

蘇魏公題維摩像據畫體工用

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  
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能及至唐寺廢  
杜牧之爲池州刺史道過金陵歎其將圯募工榻  
寫十餘本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  
能携去至今置於州廡丞相臨淄公鎮潁日嘗語  
從事鑿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子領郡事暇日  
數取以觀之案長康晉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  
時所尙其意態位致非常畫之比也杜本已爲後  
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膳榻矣而氣象超遠髣  
髴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況牧之所傳乎況

建康志卷五十

二十二

長康之真跡乎韻語陽秋云荐經兵火壁旣不存  
而畫亦不可得見往歲京口都潔聖與來爲建康  
總領詢維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荅因語之曰某  
守南雄嘗有人示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瓦  
官維摩摹本于陳穎張彥遠刻于郡齋某因求穎  
之本又刻于南雄尙有墨本在篋笥以付子宜刻  
之戒壇庶幾舊物復歸而觀者皆知顧筆神  
妙果如此亦可爲戒壇之異事僧乃刻之

梁張僧繇名畫錄云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

云點之則飛去人以爲妄誕因請點之須臾破壁

二龍乘雲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曹不興圖青

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象於龍泉亭其畫留

在祕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震龍泉亭遂失其壁

方知神妙又天皇寺明帝所置也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恠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爾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

開寶中王師伐金陵所得府藏悉充軍中之賞有步卒李貴徑入佛廟得建康人王齊翰所畫十六羅漢鬻於市有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之元嗣八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並爲所匿訟于京師時 眞宗方尹京按

建康志卷五十

二十三

證其事清教辭屈乃出元畫爲 眞宗嘉歎各賜白金十兩釋之後十六日卽位名曰應運國寶羅

漢藏于祕府

聖宋名畫錄

艾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規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爲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煙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上畫佛道鬼神竺夢松

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

士工畫佛道鬼神

圖畫見  
聞志云

王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高而意深嘗自

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

畫終席幾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秃巾

衣掃塔服抱字說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

八功德水逍遙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

不可以無傳也遂畫以為圖

韻語陽秋日京師學  
士院有無侍郎山水

圖荆公有一絕云六福生絹西五峯暮雲樓閣有  
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陌遙望鍾山與此同後張天

建康志卷五十

二十四

覺有詩云相君開卷憶江東髣髴鍾山與  
此同今日還為一居士儵然身在畫圖中